

杜宣文集

第一卷

·
剧本卷·
(一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杜宣文集

第一卷

·
剧本卷
·

(一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英雄的插曲(一幕两场话剧)	1
抗美援朝大活报(新型舞台剧)	28
难忘的岁月(四幕话剧)	117
动荡的年代(五幕话剧)	187
无名英雄(四幕话剧)	295

英雄的插曲

(一幕两场话剧)

第 一 场

时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
地点 日本千叶县市川外须和田二六七番地佐藤家
人物 佐藤安娜 即郭沫若夫人
哥哥 即其子
妹妹 即其女
弟弟 即其幼子
桥本英吉 送牛奶的
石川龟太郎 警察局密探

郭沫若先生流亡海外整整十年了，七七事变后，抛妻别子，毅然归国参加抗战，他的夫人和公子们，在日本的生活，就更加艰苦了。

这就是郭先生在日本千叶县住的房子，是一幢纯日本式的郊外建筑，已经是相当的旧了，一进门就是个庭园，杂植了些花木，在靠近客室的走廊那里，搭了一个藤架，房子并不怎样小，由玄关上来，是间6叠席的房间，墙上挂了几幅油画，一张很小的书桌上堆了些教科书和笔记本，似乎他的大公子就住在这间房子里，进去向右拐是一间12叠席的客房，中间放了一张红木矮桌子，旁边有一个红木架子，上面放了一张郭氏尊人的相片，还有一架留声机和一些唱片，通过这客房那边两间房子就是郭氏的寝室。

这是郭氏离家的那天清早，在日本初秋的早上，常常有着浓雾。

在这庭园里，多少显得有些寂寞。

弟弟每天早上，有和爸爸一道散步的习惯，今天一起来找不到爸爸所以他很生气。

(弟弟从室内叫出来)

弟 爸爸爸爸,(看见屋子里没有人)咦?到哪里去了,(跑到院子里)
爸爸你在哪里?(撅起嘴坐在石级上,妹妹跟着出来)

妹 弟弟,你为什么今天早上不同爸爸一道出去散步?一个人坐在这儿?(弟弟不理,还是在生气的样子)

妹 弟弟进来吧!

弟 不,我要坐在这里等爸爸回来,他每天都等我一道出去的,今天为什么一个人就走了呢?

妹 啊!也许是因为今天早上雾太大了,他怕你着凉,你看,衣服都潮了,还不快些进来!

弟 我不嘛!

妹 你不听话!等会爸爸回来了,我告诉爸爸去。

弟 你告诉爸爸好了,爸爸从来就不打人的。

妹 你晓得吗?爸爸近来脾气改变了,他同我们老是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。

弟 为什么?

妹 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。

弟 呸,你骗我,我知道的,妈告诉我说,爸爸近来想念祖父。

妹 祖父在哪里,你知道吗?

弟 在……在中国四川省是吗?

妹 是的……啊,妈来了,妈?(安娜上)

妹 弟弟不听话。

安 什么,宝宝,你为什么 not 听话。

弟 妈,爸爸他今天不等我就一个人出去了,我一定要,一定要罚他,他近来老是不理我。

安 孩子,你不要闹了,你爸爸这几天心里很难过。

弟 妈,爸爸心里为什么要难过,是不是……

安 是什么?

弟 和你吵了架。

安 不是的,爸爸从来不和妈吵架的,因为近来中国和日本的战争一天天的打得厉害起来了,你爸爸说这次战争是中国的存亡关头,一定会延长下去的,啊(对妹妹),你去把今天的报纸拿来给我看看。

妹 好。(下去)

弟 妈,爸爸到底是不是中国人?

安 是的,你爸爸是一个最光荣的中国人。

弟 那么,我是不是中国人?

安 宝宝,你当然是属于你爸爸的。

弟 学校的老师说,中国人不好,太野蛮。他说,中国人吃饭、拉屎、会客,都在一个地方,那真是脏死了,我不喜欢中国人。

安 你不要相信老师说的,妈到过中国,看见过许多中国人,他们都和你爸爸一样可爱,宝宝,你应该爱中国,中国是你的祖国。

弟 你爱不爱中国?

安 妈爱中国。

弟 你讨厌日本吗?

安 不,妈也爱日本。(妹妹上)

妹 妈,报纸找不到。

安 唔,也许你爸爸带出去了,你们赶快去整理书包,等爸爸一回来就吃饭上学去,我去看早饭烧好了没有。

妹 弟弟,我们一道去整理书包吧!

[弟妹相携而下,安娜正准备下,一个送牛奶的拿了两瓶森永牛奶进来。

桥 早安,太太。

安 早安。

桥 太太,这是这个月的牛奶账。

安 对不起得很,这两天我的钱不太凑手,过两天给你吧。

桥 没关系,没关系,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,不要紧——佐藤先生还没有回来。

安 是的,散步去了,每天这时候就应该回来了,怎样,你刚才碰见他了

没有？

桥 没有，我带了一份英文报纸 Tokyo Times 给他看，这几天中日战争更紧张了，我看同“九·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时，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中国似乎认为已忍无可忍，到了牺牲的最后关头，军事部要很快的解决中国事件，似乎是不大可能。这一次说不定就会扩大战事范围，成为世界大战的序幕了。

安 （接过报）你懂英文吗？

桥 是的，我是早稻田英文科毕业的，我很爱莎士比亚，坪内逍遙博士他生前还很赞赏我那一篇莎士比亚研究论文哩，不过……

安 唔。

桥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，在东京想靠稿费维持生活的文学青年，有三千多个，但是真能够用稿费维持生活的，还不到六百人，所以我就来到了乡下送牛奶了，啊，等佐藤先生回来了，请你把这份报纸给他看，我要走了，再会。

安 忙什么，再谈一会吧，也许他马上就会回来的，每天他这时候都早回来了，他是很喜欢和你们青年人谈话的，他说他只要看到你们年轻人，他就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迟暮，有的时候他和小孩子玩起来，简直就是一个小孩子，不过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后，他的心情就忧郁得多了。

桥 佐藤先生的忧郁，也就是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忧郁，不过这时候佐藤先生应该兴奋啊，因为他已经忧郁了十年呐。

安 起初战事一爆发，他是一直兴奋的，当他接到芦沟桥战事爆发的那张号外，他兴奋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他拿着我的手说：“安娜，我十年放逐的生活得救了，你看中国在呼唤我呢！”不过这两天他很少和我们谈到战事，我想也许他是……

桥 （机警的）是不是佐藤先生打算……

安 我是说，也许……也许他是太担心这次战事了。

桥 太太，这次战争恐怕要成为中日两国的生死战争，和以前的所谓几次“事件”都完全不同，你看日本在中国的所有侨民，不都撤退的

快完了吗,所以我们很担心佐藤先生的。

安 自从战事以后,他自己也和我商量过好几次啦,当然他这个时候是应该回到祖国的,但他又老放心不下我们母子几个人在这边的生活,一起走吧,目标太大了,反而连累得他走不了。

桥 佐藤先生这个时候是应该走的,我们也都常听到他说过的,他完全为的是丢不下你们,其实他要走了的话,你们留在这儿的生活,我们大家想办法好啦,这点他倒不要担心。

安 真的,你们太好了,谢谢你们的好意,恐怕到了那个时候,你们也不能十分自由了吧!啊,你上来坐会儿吧,真是对不起,我还忘了请你上来坐呢。

桥 我也要走啦,时间不早了。有些人家的牛奶只要你送晚了一点,他们就会不高兴的,回头再谈,再会。

安 再会。(送牛奶的出去了,妹妹从里面叫出来)

妹 妈,饭焦了,饭焦了。

安 啊,来了。(安娜匆匆下)(妹妹和弟弟出来了)

妹 宝宝,到了学校里,可不要乱说,听见了没有?

弟 人家问起来怎么办呢?

妹 你说你不晓得好了。

弟 但是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日本呢?

妹 因为爸爸更爱中国。

弟 姐姐,你爱中国吗,你是在中国生的。

妹 我很小就同爸爸来到日本了,中国的情形我当然不怎么知道,不过,我很爱爸爸。

弟 姐姐,假如爸爸带你到中国去,你去吗?

妹 我一定去的,你哩?

弟 我怕。

妹 为什么?

弟 他们说中国人吃小孩子的眼珠子的。

妹 是谁告诉你的?

弟 学校的先生。

妹 不要相信他们说的。

弟 难道先生的话还会错的吗？

妹 先生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，你看几个月前，不是常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到家里来，他们不都是一样的很有礼貌吗？以后不许胡说了。

弟 姐姐，你那教钢琴的佐野小姐，今天早上为什么不来？

妹 她今天一早就到东京准备这次发表会去了。

弟 我听见妈妈说，这回发表会你也有节目，是吗？

妹 是的，佐野小姐，她一定要我来个节目，其实，真难为情得很。

弟 前天我听见佐野小姐对妈说，你的琴已经比她弹得都好了，是吗？

妹 讨厌，总是喜欢乱问。

弟 怎么爸爸还不回来，再不吃飯，上学又要晚了。

妹 我们就不吃饭走吧！（安娜正捧了个托盘，里面有饭、有菜，上）

安 饭已经好啦。

妹 可是爸爸还没有回来啦。

安 别等了，你们两个先吃好了。（弟弟妹妹跪在矮桌旁吃饭，安娜跪在旁边添饭）

弟 妈，怎么又是咸萝卜？

安 你快吃好啦，等会放学回来，妈烧两条鳗鱼给你们下晚饭。

弟 妈，我们有半个多月没有吃鱼啦，而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吃肉呢？

安 宝宝，这几天妈一定弄鱼给你吃，岩波书店给你爸爸的稿费，今天不送来，明天一定会有的。

妹 爸爸不是很久没有写文章了吗？

安 是的，打仗以来，他就没写过一个字。

妹 那么我们哪里会有钱哩？

安 爸爸是不肯要钱，只要他肯要钱的话，我们就会有许多钱的。

弟 妈妈，假如我们有了许多钱，你替我买一枝汽枪好吗？许多同学都有汽枪，就是我没有。

安 一吃饭就听见你一个人讲话,快些吃完上学去!(门铃响,妹妹去开门)

妹 哥哥回来啦。

哥 妹妹,你还没有上学去。

[被叫做哥哥的,着帝国大学的制服,精神十足的上来,妹妹立即进去拿书包去了。

哥 妈。

安 你来了,怎么你今天回来了。

哥 我看这几天战争越来越厉害了,我特地回来看看爸爸的,爸爸呢,在里面吗?(说着就准备进去)

安 不,他一早出去散步,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?

哥 那我去找他去,弟弟,爸爸每天散步的地方你都知道吗?带我一道去。

弟 我马上就要上学去了。

安 你坐下来歇一会儿,不要去找他了,他马上就会回来的。

哥 妈,你看这样下去怎么办,战事再这样发展下去,爸爸的安全恐怕就有问题啦。

安 你过东京听到了什么消息吗?

哥 没有,我不过是这样想的,平时每天都有两三次便衣警察来监视爸爸的行动,现在进入了正式作战状态,当然他们会用更厉害的方法来对付爸爸的。

安 照你这样说,怎么办呢,家里又没有一个钱,就是有钱吧,戒备得这样森严,哪里又跑得了呢?你爸爸近来也常常和我谈到这个问题,战事一开始,祖国真需要他回去,他自己也想马上回去,但是他多少也有些不放心,把我们就这样的留在这儿,其实他在这儿,也不见得能保得住我们。(哥哥满头是汗,走到走廊边透透冷风)

哥 假若爸爸真的走了的话,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办呢?

安 不过更艰苦罢了。

哥 这一会儿怎么这么闷热,恐怕是要下大雷雨了。糟糕,爸爸还没

回来。

安 今天真奇怪，你爸爸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暴风雨马上就要来啦。
(妹妹从里面叫出来)

妹 妈妈，妈妈。

安 什么？

妹 爸爸，他走了。

妹 他回中国去了，你看这里有几封信，这一封信是——

哥 给我，(读信，大家沉重的在听，声音颤抖得厉害)安娜，我走了，我离开了你和孩子们，开始我的战斗生活去了，在我们结婚后二十几年来，几乎一大半日子是在穷困和亡命中过去的，现在我虽然可以回到祖国去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，然而你和孩子们又不能回去，我现在虽然是得救了，然而你们却就更苦了……

[信读到这里，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实在忍不住了，把信抢过来看了一眼，哥哥又把它抢回去了，大家都泣不成声。

安 啊！毕竟真的走了。

弟 妈妈，妈妈。

[大家很悲伤的，哑场一会。

哥 你别伤心，你应该为爸爸高兴，爸爸是应该高兴的，抗战的中国正需要他。

安 他是应该走的，他很早也和我商量过走的问题，我知道他总有一天要走的，但是想不到就是今天，就是此刻，不过能够走得了吗。

哥 我想这没有问题的，爸爸布置的计划一定是出乎日本警察意料之外的。

安 但愿能够平安的走掉就好啦，他在他的敌国里含垢忍辱的度过了十年的放逐生活了，所以能够忍耐这么悠长的十年岁月，也就是为了等待这么一个机会，今天毕竟给他等待到了，不过他就是这么悄悄的走啦，总觉得太仓促了一点。

哥 爸爸大概是怕看见我们难过的情形，所以他忍受着更大的苦痛就那么的走了，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他爱我们，但是他更爱祖国，

在祖国遭遇到空前危难的时候,是应该回去的,妈,你别难过。

安 我不会难过的,不过我很担心他罢了。

〔外面敲门声甚急。

哥 警察来啦。

〔哥哥去迎警察,妹妹弟弟很恐惧的走到妈妈身边,安娜装得很镇静的样子。

警 早安,夫人。

安 早安,石川先生。

警 对不起得很,我想见见佐藤先生可以吗?

安 可以可以,不过他到……

警 他到哪里去啦?

哥 到外面散步去啦,每天他早上都有到外面散步的习惯。

警 他每天都到外面去散步的事,我是知道的,不过每天这个时候,他是应该回来的,我知道他每天散步的时间,从来是不超过 20 分钟的。

安 大概是今天碰见了什么熟人谈天耽搁啦。

警 (说着急忙拿出本小本子和一支铅笔)啊,佐藤先生在这儿还有什么朋友吗,姓什么,住在哪儿。

安 因为你说时间过了,我不过是这样猜猜罢了。

警 (狡猾的)其实就是和什么朋友谈天也没有什么关系的,(忽然想到哥哥是应该在京都的)咦,你今天怎么回来啦。

哥 我因为天气快凉起来啦,回来拿点衣服。

警 是的,已经快到秋天了,你手里是什么。(指他手里的那封信)

哥 这,这是因为我怕忘啦,拿些什么东西,免得忘了开的一张单子,啊,妈,你替我把这单子上的东西准备一下。(递给安)

警 (又发现)咦,小弟弟今天怎么还不上学啊?

安 因为他(指弟)今天一早起来有点不舒服。

弟 妈,我头痛。

警 小宝宝真是乖巧得很,啊! 打扰你啦太太,佐藤先生回来的时候,

请你告诉他一下,若是他以后每天散步要超过十分钟的话,请他预先通知我们一声,因为我们是要做报告的。

安 好的,好的。

警 真是对不起得很,这因为是我的职务请原谅,再会。

安 再会。

〔警察下。

安 这次算是应付过去啦,可是等会再来怎么办呢,你是应该高兴啦,马上可以看到你的祖国,你的人民,偿了十年未偿之愿,可是你留给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穷困,这样的艰难。

安 嗯,是的。

弟 他会回来吗?

安 会的吧?

弟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

安 宝宝,你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是中国得到自由解放的时候,也就是全日本被压迫的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的时候。

(第一场完)

舞台全黑,里面由扩音机播出来的声音。

广播员 中央广播电台 XGOA,现在请郭沫若先生演讲,郭先生还是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到过武汉的,算起来已经整整10年了,今天是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,特请郭先生来演讲。这是有很大意义的。下面就是郭先生的讲话:

(声音)

各位同胞:

自从“芦沟桥事变”以来,日军的大规模侵略激起了我们的神圣的全民抗战,到现在已经快9个月了。

截至去年年底为止的6个月的第一期作战中,日寇的一切损失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时的损失的两倍。据最近日本政府在议会上的报告,截至去年为止,单在军队的损失方面,士兵的死伤者合计有188330人,官佐的死伤者中,中少将5人,大佐13人,中少佐百人,破坏了的军舰有13艘,损失了的飞机合计387架,这数目是决不会有夸张的,此外它的枪械弹药的损失自然是不计其数。军事上的损失已经有这样的严重,其他经济上的损失,产业上的损失,也有同样的严重,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“速战速决”的战略既已经失败,日寇也就迫不得已和我们作持久的战争,倾它的国力来和我们作生死存亡的拼斗。第二期作战以来,日寇的主要目的在东战场是想打通津浦线,在西战场是想囊括山西,切断陇海的交通,然而战争了三个月,敌人不仅没有达到目的,而且遭受了严重的打击。最近山东方面,临沂的胜利,临城的胜利,给予我们的记忆,还是很新鲜的。我们把敌人所称为最精锐的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几乎全部消灭了,这是会使敌人要手忙脚乱的。“速战速决”的企图变而为“难战难决”的苦境了。在这几日寇在第二期作战中更加露骨的惨无人道,可以得到正当的说明。那可以说是自暴自弃的心理表现。

我们明白了日寇的残暴心理本是它快要走到末路的表现,我

们便应该加紧我们的团结,来促进敌人的没落。敌人的“以华制华”的政策早已失败了,然而它并不会放弃,在它的军事陷到了“难战难决”的今日,它的离间工作又加紧起来了。我们要提防它,不要坠入敌人的奸计。

第 二 场

时间 1942年11月15日

地点 与第一场同

人物 除秋田太太外,均与第一场同

郭沫若的50岁寿辰,中国全国的作家,诗人,戏剧家及广大的青年们在重庆、桂林、香港以及各重要城市,都在庆祝代表中华民族磅礴气派的大文豪郭氏的生辰。

在日本千叶县的一个角落里。郭氏的日本夫人及其子女也在遥远的怀念,看着离家五载的郭氏相片,并祷祝他的健康。

舞台渐亮,郭夫人倚间远祝长空,她已显得非常的衰老了,移时,妹妹上。她知道妈妈心里的难受,想来安慰她。

妹 妈,你一个人在这儿?

安 你的琴弹完了吗?

妹 琴是弹不完的,不过我想同你到那边小河边去散散步,昨天我从那边回来的时候,看见实在是太美了,现在芦苇已经完全白了,河水也更加的澄清了,加上今天这样蓝的天空,那样红的夕阳,我想一定更好看了,妈,我们一道去玩玩好吗?(说着就拉着母亲的手要走。)

安 不,我喜欢在这里,我觉得这儿比什么地方都好。——你这几天练的那个曲子,是谁做的,怎么那么的优美。

妹 Franz Schubert 做的,叫做“旅人”。

安 Schubert 做的,怪不得,我是最喜欢他的,他有首叫做“在海上”,还是二十多年前,同你爸爸相爱的时候听见一个俄国人在帝国剧场演奏过一次,一直到今天,我的印象还是很深, Schubert 的曲子,真是人间最优美的短诗。

妹 是的,他常常把歌德、海涅的小诗,谱成曲子,他只要拿起一首诗读了两三遍,马上就可以把旋律和主要的和弦写出来,他处理伴奏,是以自然的爱的趣味,与其说他是用对立法,还不如说是用描写法。妈,我也喜欢他,他的作品,都是些没有字的诗篇。

安 这期“东洋音乐”上,大田黑元雄先生赞美你的文章,若是你爸爸看见了,他会比什么都高兴。

妹 其实,大田黑元雄先生,他也是站在前辈的立场上,给我们这些后辈一些鼓励罢了。

安 大田黑元雄先生,他向来是不轻易的赞美一个人的,你爸爸对于你在钢琴上的希望很大,在他走以前,不是拼命的节俭,为你买了一架钢琴吗?你现在居然成了名家了,你想,他要知道了,该是多么的高兴啊!

妹 名家!那还早得很呢!

安 弟弟呢,怎么半天没看见他。

妹 弟弟他同秋田伯母他们到车站去看菊花人形去啦!

安 秋意渐渐的深了,你们今年还没有寒衣过冬啦。

妹 不要紧的,今年冬天我们还可以过得去。

安 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,都能够体谅妈妈。

妹 (怕母亲再说下去)妈,你看,这树枫叶,红的多可爱,加上那边反射过来的红霞,看上去简直同宝石一样的光彩。(安娜无语)

妹 这边菊花也盛开啦,我们的庭园也到了美丽的时候了。

安 (自语)但是这庭园里的人,她老是那么的寂寞!

妹 妈!

安 孩子,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天。

妹 哪一天,今天是 11 月 15 号。